

在黑暗中

金十四钗 · 著

苏醒于黑暗，沉睡于光明

高人气作家金十四钗倾情打造 《在黑暗中》上册

——总有一双眼睛看着你，在你不知不觉时，在黑暗中

——我在深渊里跌跌撞撞，睁着眼直到刺痛麻木，
直到握住名为“你”的这束光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DISTRICTED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

这个男人的眼神在流动、在变化，由那种充满悲悯与神性的清澈变得深不见底，他好像不再是游艇上那个折断自己拇指也要救人的谢警官，他好像不再是他自己。

最后，扭头离开前，谢岚山伸出一根指头放在唇前，轻轻“嘘”了一声。



建议上架：畅销 | 青春

ISBN 978-7-5500-3464-8



9 787550 034648 >

定价：38.80 元

在黑暗中

In Darkness

金十四钗 ·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点击www.ertoin.com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黑暗中 / 金十四钗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12

ISBN 978-7-5500-3464-8

I. ①在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51998 号

在黑暗中 金十四钗 著

责任编辑	郝玮刚 程慧敏
选题策划	吴小波
特约编辑	黄 姗
封面设计	阿 和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10
版 次	202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85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464-8
定 价	38.8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9-30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黑白篇

第一章 梦魇	/002
第二章 相见分外眼红	/023
第三章 三个嫌疑人	/045
第四章 追逃	/065
第五章 斗智	/090

洛神篇

第六章 旧友	/109
第七章 国家宝藏	/136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八章 不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/160

第九章 洛神 /187

第十章 画皮 /207

春蚓篇

第十一章 Mean Girl（贱女孩） /221

第十二章 手拉手，背靠背 /246

第十三章 恶之花 /281

第十四章 人格碎片 /298

一个男人沉向水中——

如以往一样，他睡意全失，任冷水漫过唇鼻，漫过头顶，他微微睁着眼睛，神情在淡漠与迷离之间。

一声雷鸣，瓢泼大雨接踵而至，白日的浮嚣无影无踪。忘记什么时候养成了这个习惯，谢岚山沉在浴缸底，紧闭房门，控制呼吸，自己与自己角力。他的皮肤已经泡得发白，水里偶或蹿升一两个气泡，证明他只是沉思，还没死去。

水底闭气其实是一门需要技巧的功夫，既要撇开杂念，忍受痛苦，又要探索极限，全神贯注。

闭气超过五分钟时，谢岚山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心率下降，血压发生变化，但他的意识仍很清明。

只有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他才能控制自己不去想卧底时期的那段经历，不去想枪支、毒品、吸毒过量的妓女或者横死街头的年轻人。

突然间，谢岚山在水中睁开眼睛。如同溺在深海一般，他伸手在虚空中挥动了一下，手背青筋凸现然后延伸，如同蔓延的藤类植物，他全身的肌肉都以这种诡异的姿态绷紧了。

他又看见了那个女人。

女人年纪尚轻，容貌却很模糊。他看见自己将女人的脸朝下摁进浴缸，

浴缸里的水顷刻被染得血红。女人垂死挣扎，一次次把头抬出水面，又一次次被他摁回水里，他听见她无声地、绝望地叫喊。

满地都是血。

谢岚山被这极度真实又残忍的影像牢牢魔住，想挣扎，想叫喊，却苦于周身死僵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直到溺毙前一秒，谢岚山才从浴缸里爬起来，劫后余生般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他抬脚跨出浴缸，也不擦擦身体，就这么赤身裸体地走动，任水滴了一路。谢岚山皮肤很白，奶油色的那种，但身体非常强壮，四肢修长有力，胸腹的肌肉沟沟坎坎的。

他的脖子上常年挂着一项链，一挂多年，基本就没摘过。链坠是枚真的子弹，用黑皮绳简单地串起，垂在最靠近心脏的位置。

卫生间有些逼仄，密不透风，像蛹。谢岚山伸手将镜子上的雾气擦尽，凑身靠近，仔细端详镜中映出的这张脸——一张英俊的男人面孔，轮廓比一般亚洲人立体得多，眼神闪着寒光，嘴唇的弧度倒很甜蜜。

谢岚山试着对镜子笑了一下，感觉说不上来的怪异，可能刚才险些溺水，结膜轻微充血，以致神态有几分阴鸷，和这张线条俊朗的脸不太相称。

在黑暗中，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轻轻问出声：“你是谁？”

窗外的猫叫了两三声，凌晨两点，谢岚山取了一条浴巾裹住下体，走出浴室，把散落在客厅茶几上的一本书拾了起来，目光匆促掠过它的书名——《变身》，作者是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，著名的“东野私小说三部曲”之一，讲的是腼腆内向的男主人公意外遭人枪击，接受半边大脑移植之后，逐渐受其影响变成了一个暴戾凶残的恶魔。

谢岚山喜欢东野圭吾，但不太喜欢这本。他才读了三分之一，便觉得情节设置得过于草率，连那鲜加雕琢的利索文字都咽不下去了。

但书封上有句话，印象倒一直挺深刻。

“即使我变得不再是我，即使我已变身为嗜血的凶徒，即使整个世界已变成废墟，我仍然会用全部生命来爱你，至死不渝……”

随手再把窗打开，一阵夹着雨的夜风从外头捅进来，驱散了一点屋内的沉闷，也捎来一阵细细软软的猫叫声。谢岚山从窗口把头探出去，朝在自己窗下躲雨的几只野猫吹了吹口哨，示意它们各回各窝去吧。

老式的那种连体别墅，上下两层，层高超过三米。别墅外头看着十分气派，实则采光不佳，既阴暗又老旧，小区入住率也不高，家家户户门禁森严，一入夜，除了十来只野猫时不时闹点动静，别的声音一概没有。

谢岚山乐得清静，也乐得只有野猫跟自己搭伴。他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猫王”，天生招猫亲近，就算忙案子不在家，也会给同小区的一个小姑娘两百块钱，请她帮忙一起照顾这些野猫。

这些小东西记着他得好，都很听他的，叫唤两声，各自走了。

在房间一隅坐下，他仰头后靠，闭上眼睛，开始回忆刚才那场过于真实的梦境。

最近常常会梦见这个女人，每梦见一次，他都是这样呼吸不畅，犹堕深渊一般，而每一次他清醒后试图回忆梦中女人的脸，也总以失败告终。无论他怎么努力地拾掇、拼凑，那张脸始终被一层雾气隔在后头，在即将清晰的瞬间轰地一响，四裂飞溅。

头依然隐隐涨疼，实在睡不着，谢岚山决定收拾收拾心情，出去透透气。

附近有家新开的电影院，为了吸引观众，最近在午夜场举办了一个“悬疑电影周”的活动，不仅票价折扣给力，播放的悬疑片或恐怖片平时都是很难在影院上映的电影。

电影院白天门可罗雀，夜场反倒观众不少。除了谢岚山这样深受头疼困扰的失眠者，大多是年轻情侣跑来寻刺激，他们喜欢一边看着恐怖电影飙升肾上腺素，一边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做点爱做的事情。

但今天影院里居然没什么人，偌大一间巨幕放映厅，除谢岚山外，就只有一个观众。电影刚刚开场，这个观众很不聪明地选择坐在头排，从身形来看该是个男人。

一部主打推理破案的电影，整部片气质阴暗又潮湿，还带点宗教色彩。导演构思不错，但用力过猛，将好好的悬疑片拍成了恐怖片，画面一惊一乍的，配乐也十分阴森。谢岚山深谙这类影片的套路，经常看个开头就猜到结尾，所以很快丧失了探求谜底的兴致，反倒把注意力投向了放映厅里的另一个男人。他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毕竟大半夜的一个人来看恐怖片，这世上有这种嗜好的怪胎肯定不多。

放映厅里光线晦暗，这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连帽风衣，帽子戴在头上未摘下，由始至终保持着一个脊梁笔直的挺拔姿态。

荧幕太宽，距离又太近，坐头排观影的感受想来不会舒服。谢岚山提了提音量，对那人说：“看电影不坐头排，我以为这是常识。”

对方好像一直在等着谢岚山开口，很自然地回答他：“我喜欢近距离观察人们的表情，特别是经历了恐惧、惊吓与绝望之后。”

这人的嗓音低沉又柔软，但莫名具有穿透力，仿佛一下就能把这稠墨似的夜给搅散。谢岚山不免好奇，声音那么动听的人，长相理应也不赖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多问了一句。

“职业需要。”

谢岚山想了一下，撇去更可能的答案，剑走偏锋地猜了猜：“艺术工作者？”

“谈不上，”这人很谦虚，“我只是个画画的。”

没想到居然猜对了，画家需要大量的观摩与积淀，听着确实也在理，谢岚山试着提醒：“这是演戏，不是真实的。”

“那我总不能真去杀一个人吧。”对方轻笑，似乎他说了一句多么不合时宜的话。

这个时候电影画面稍许亮了一些，借着大荧幕投来的光线，谢岚山看见坐在第一排的这个人朝自己侧了侧脸。帽檐挡住了双眼，具体长相模糊不清，仅从被微光勾勒出的下巴的轮廓可以判断，确实是个非常俊美的男人。

反正放映厅里没别人，也不必有那些“观影不语”的拘束，两个人就片中凶手的作案动机与作案手段做了些交流，彼此的观点惊人的一致，就连细枝末节的线索都能还原得与影片毫厘不差。

这人不单声音好听，审美在线，逻辑思维还很不错。谢岚山发现，若论刑事技术，对方与自己相比，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凶手是以杀戮的方式进行传道，”对方认可谢岚山的判断，补充道，“有句话叫‘千金之子坐不垂堂’，导演安排第三个死者这么轻易又毫无防备地被杀，可能是这部影片的一个败笔。”

话音刚落，电影里就出现了第三个死者，确实就是影片开场出现的那

个有钱人，伏笔埋得很深，一直也没什么大戏份。

谢岚山起初就对这人印象不错，这一刻简直相见恨晚了，毕竟他自己是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公安干警，有这点推理能力很正常，但对方作为一个普通的电影发烧友，未免太目光如炬了一点。

于是就起了点较劲的意思，两个人存心似的，上赶着为对方剧透。剧情线很快就被两人猜光了，幸好片子里还埋了一条跟爱情有关的副线，可以供两人消遣。

“喔，这么多玫瑰花，我赌这姑娘心理防线要崩了，马上就要跟凶手滚床单了。”

“我赌不会。”

“你这么看？”谢岚山有些诧异，从头到尾两人关于这部影片的意见都保持高度一致，唯独在这么显而易见的一点上，产生了分歧。

那人居然有点任性地说：“因为我不喜欢玫瑰花。”

电影里，女主见玫瑰花喜极而泣，与凶手面贴面地缠绵起来，电影外，手机铃声突然响了。

谢岚山迅速按下拒绝键，头疼一整天，以至于忘记了在电影开场前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。

刚调成静音，电话又来了。

看了看亮荧荧的手机屏幕，来电的是领导，要讲的估计是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要紧事。谢岚山不得不起身去接电话，然而一脚还没踏出放映厅，就听见身后那个男人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能猜出第三个死者是那个有钱人吗？”

“嗯？”谢岚山回过头，但那人没有回头。

“因为这部片子我已经看过了。”对方轻描淡写，一句话就揭开了全部的谜底，令人大跌眼镜。

谢岚山的兴趣终于彻底被这人勾了起来。截至这句话之前，这个男人至多是个跟自己志趣相投、观察力又同样敏锐的陌生人，但他此刻忽然有了种异样感觉：这人是冲自己来的。

出去接起电话，是汉海市公安局的教导员陶军，特意提醒他明天复职，不准迟到。

再回到放映厅里的时候，那人已经不见了。

取而代之的是一对迟到的年轻情侣，正在满屏死人面前，特别火急火燎地拥吻着。

接吻的声音黏糊糊的，在无人的电影院里听来异常响亮，谢岚山不欲当电灯泡，扭头走出影院，双手插兜，在突如其来的夜风中慢慢走着。

雨停了，月明星稀，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空。他心情莫名轻松，甚至在雨水夹杂尘土的味道中，嗅到了一点五月的花香。

五月天气，暴雨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雨后的世界焕然一新。

第二天去市局，谢岚山几宿没睡好，不想开车就搭公交车。他照例在路上买了个煎饼，多加辣椒与香菜。他对吃没讲究，一年四季都拿煎饼祭五脏庙，也不嫌腻。

卖煎饼的老人姓谭，周围人管他叫谭伯。听他自己说只有六旬年纪，但一张脸老得太厉害，瞧着足有七十多岁。谭伯皮肤黧黑，手却洗得特别干净，摊煎饼用的是超市里买的精制油，饼也卖得不贵。

往铛上刷了层油，谭伯说：“有阵子没来了。”

谢岚山点点头，脸色微有不忿：“停职调查，两个月了。”

谭伯舀了勺面糊，用木铲摊匀，觉得饼薄了些，又给加了一句：“我也看新闻了，这事儿怎么瞧着这么不讲理？”

“事儿”发生在两个月前，有个猪肉贩子疑心老婆也以“卖肉”为业，居然效仿宋江怒杀阎婆惜，当街扬刀要砍老婆。

场面十分凶险，先有想拉架的群众被其拿刀砍伤，再有民警劝阻不成、警告未果，那肉贩子杀红了眼般，青筋暴露，高举砍刀，一刀就朝自己老婆的头上劈去——千钧一发之际，谢岚山反应迅速，百米之外，一枪就将人击毙了。

枪法很准，姿势很帅，没想到被好事群众拍了视频传到网上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刀下留人后，那肉贩子的老婆痛哭流涕地对着谢岚山连连道谢，一转头就对蜂拥而至的媒体改了口，说这种情形在他们家里是常态，只不过吓唬吓唬她，绝不是真的要杀人，又说当时自己的男人明明已经准备把刀放下，莫名其妙的就被警察击毙了。

经媒体集体酝酿发酵之后，检察机关开始介入，上头说是停职调查，却先给了谢岚山一个行政记大过处分。

谭伯摊完了煎饼，特意往上头多加了两勺辣椒，卷好饼递给谢岚山，笑笑说：“我看你最近心火旺，估计想吃口辣的。”

谭伯是川渝人士，不管卖早点还是做消夜一概无辣不欢，谢岚山“嗯”了一声，丢下一张十元钞票，也不要找零。

两个人一通闲聊，在停站的电车即将关门前一秒，谢岚山闪身而上，冲饼铛子后面的老人家挥了挥手。

现代化大都市里最后一辆有轨电车，作为城市象征被保留了下来，老旧的轮轨隆隆作响，车行如蛇。谢岚山咬着煎饼，估摸着自己要迟到，也不怎么介意。

还没进市局，远远就听门口的保安对他喊：“刚又来了一拨记者，全替你挡回去了。”

“谢了。”谢岚山朝对方点一点头，往里走。

汉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，教导员陶军见谢岚山复职第一天就迟到，也没动气，话不多说，先从兜里掏出一包大前门，朝他掷去一根烟。

陶军曾经是缉毒警，走的是铁血硬汉路线，与毒贩子斗智斗勇，骁勇无畏。可惜后来执行任务负了伤，跛了一条腿，无奈从一线退了下来，成了市局教导员。

谢岚山利索地接烟在手，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，皱起了眉。

“戒烟了？”陶军年轻时就不经看，如今年纪上去了，一张脸愈发老得跟冬天的树皮似的，几乎没法入眼了。

“没戒，就是烟不好。”修长手指把玩着烟，谢岚山往一位女同事的桌前一靠，扭头低眉，冲人暧昧地微笑。该是新来的，面生，瓜子脸大眼睛，挺漂亮。

“穷还讲究，累不累？”陶军点着自己手中的烟，吸了一口，“你以前活得可没那么精致。”

这两天有个涉外案件，小姑娘在做翻译，被一个漂亮男人笑得心头连连撞鹿，一不留神就打错了一个单词。

谢岚山抬手轻轻扣了扣她的屏幕，纠正她：“错了。”

一旁的陶军诧异地问谢岚山：“什么时候学的法语？”

谢岚山回眸道：“也不能老让人说我们警察都没文化吧。”

陶军皱着眉头吸烟：“别浪了，知道上头打算怎么处置你吗？”

谢岚山那一枪算不算正常执法，网上已经争执了一个多月了，最近才渐有偃旗息鼓之势。检察院那边的结论是当时情形危急，那一枪实属必要，但调岗通知仍然来了。

这个结局谢岚山已经猜到了，主要是影响实在太坏，原本是警察击毙恶徒，居然演变成了两口子那点龃龉与口角，再碰上媒体人集体高潮，篇文章都在质疑警察开枪是否合规，重重压力之下，没以“故意杀人”论处，都是万幸的。

陶军特意问：“让你尽快去交警支队报到，对这个安排有没有意见？”

谢岚山耸肩膀，好像很无所谓地笑了笑：“卸磨杀驴，能有什么意见？”

陶军天生肝火旺，劈头盖脸就骂：“小兔崽子！谁是磨，谁是驴？你口无遮拦，胡说什么？！”

卸磨杀驴，不纯是抱怨，其实倒有一说。

陶军跟谢岚山的亲爹谢佳卿是同一支队的缉毒警，更是至交。老谢为国捐躯成了英烈，老谢的妻子与老谢伉俪情深，受不住打击一下疯了，于是留下的这根独苗就跟了陶军。陶军看出这小子不是读书那块料，注定考不上重点本科，索性让他去考警校。这些年，陶军是真把谢岚山当亲儿子栽培，手把手调教，一身缉凶追逃的本领倾囊相授。转眼谢岚山长大成人，身板壮了，能耐大了，但为人质朴温柔，骨子里的沉稳踏实更是从来不变的。

十年前谢岚山刚从警校毕业，就被领导安排去干了内线侦查。这是行内术语，说白了，就是缉毒卧底。

当时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团伙，为首的毒梟叫穆昆，据称坐拥六个师的军力，横行无忌，屡屡骚扰我国边境，还将美国游客被割首的视频传到网上，极其残忍嚣张。

谢岚山不负众望，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潜伏到了穆昆身边，还成了穆昆的心腹。

那段经历，说是九死一生都算轻的，最后的缉毒行动，也是靠谢岚山提供的准确情报才大获全胜。

由于屡有美国游客在穆昆手下被杀，美国人也掺了一脚，三国联合跨国追击。偏偏穆昆命不该绝，竟在天罗地网中成功脱逃，再无踪迹。上头考虑到谢岚山的个人安全，授了他一个个人二等功，就把他从缉毒一线调去了刑侦大队。

这会儿，陶军对谢岚山说：“你要不想调岗去当交警，也行，但你得去接受心理辅导。”

这话令谢岚山感到新鲜，“啊”了一声。

“别忙着拒绝，提这个要求的是你缉毒队的老上司隋队长，”陶军说，“我挺认同隋队的看法，这种严重事故肯定会对以后的工作产生影响，你需要一个环境去释放你的压力——”

“等等，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？”谢岚山本来就不认为自己那一枪是“事故”，听到这儿都快笑了，“拜托，这儿是重案组，谁没见过几具尸体？凭什么我就得去接受心理治疗？”

陶军皱着眉纠正自己的徒弟：“那不是尸体这么简单，先不论是不是合理执法，至少他是死在你的枪口下，是一条生命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”

“无话可说，横死或暴死又不痛苦。”这张英俊的面孔忽然没了笑容，谢岚山以一种难得严肃、又带点冷漠讥讽的语气说，“死亡看上去甚至是一件好事，是我们渴望已久的东西，是久违了的朋友。”

眼底有种负面的东西一瞥而逝，陶军愣了一下。此刻的谢岚山非常陌生。

见不得这种视人命为儿戏的态度，陶军大怒：“你这是什么歪理邪说？！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！”

“很遗憾，这歪理邪说不是我说的，是叔本华。”谢岚山已经听烦了这样的啰唆，冲老爷子耸耸肩膀，笑笑说，“老头子，多读点书吧。”

“你个臭小子！”陶军挨了一呛，扬起大手，朝谢岚山后背狠狠招呼一下。

师徒二人说着话，一个男人跨门而入。一头利索的板寸，宽肩膀厚身板，眼角旁边有一道六七公分长的疤，斜斜地划下来跟泪痕似的，但五官

很俊朗。

这是陶军的亲儿子，重案组组长陶龙跃。

重案组有两个陶队，以前是老子陶军，现在是儿子陶龙跃。

虎父无犬子，陶龙跃高大英朗，长相随了亲妈，脾气性格却活脱脱是陶军翻版，年纪轻轻的，就办过不少大案子。

陶龙跃现在是谢岚山死党，但年少时因为不满老子偏心，跟谢岚山不对付过好一阵子。

谢岚山以前是个闷包，不爱吭声不爱笑，加上幼年丧父的经历比较惨痛，更是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。所以，任陶龙跃如何挑衅，他从不还手，也从不向陶军告状，看着不是怕惹麻烦，好像就是不在乎。

后来某一天陶龙跃跟谢岚山被陶军带回老家，偏巧遇上地震。房子瞬间就塌了，家里除了俩孩子没有别人。谢岚山爬出废墟之后，硬是不顾自身安危，把埋在更深处的陶龙跃救了出来。

陶龙跃脸上那道疤，就是地震的时候落下的。医生说亏得施救及时，要多耽搁一会儿，他被压住的两条腿都得废。

包括陶龙跃在内，谢岚山连着救了五个人。为了挖废墟救人，他的十指血肉模糊，指甲盖掀飞了两个，还有一个将断未断，半片指甲连在肉里，鲜血淋漓。

大灾之后，四周是哭声震天，喊声遍野，只有谢岚山独自坐在地上，安静地处理自己的伤口。那时他年纪还小，人偏瘦，站着都不显个儿，坐着就更单薄了。然而一个人影，两三抹斜阳，莫名显得他孤寂又伟岸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佛性的光芒。

陶龙跃死里逃生，为此有愧，就过往种种野蛮行径，跟谢岚山掏心掏肺地道了个歉。

谢岚山抬头疑惑地看他一眼，问他，为了什么？

陶龙跃哭着说，为我老欺负你啊，像上回，你爬树把落巢的幼鸟送回树上，我跟几个小王八蛋偷偷用弹弓打你，害你摔惨了。

那回摔得的确惨，后背重重着地，疼得半晌爬不起来。但被他小心护在怀里的小鸟，居然一点没伤着。